

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

雨 驟 風 暴

周立波 著

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中國人民大學叢書

周 立 波

暴 風 驟 雨

上 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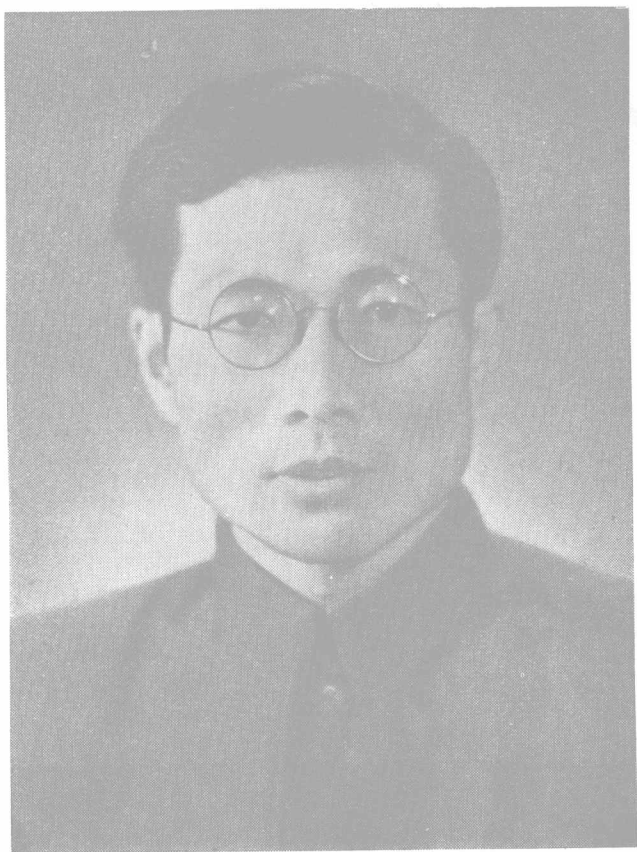
榮 獲

一九五一年度

斯大林文學獎金三等獎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二年·北京



周立波

『很短的時間內，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、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，其勢如暴風驟雨，迅猛異常，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。』

——毛澤東

七月裏的一個清早，太陽剛出來。地裏，苞米和高粱的確青的葉子上，抹上了金子的顏色。豆葉上和西蔓穀上的露水，好像無數銀珠似的幌眼睛。道旁屯落裏，做早飯的淡青色的柴煙，正從土黃屋頂上高高的飄起。一羣羣牛馬，從屯子裏出來，向草甸子走去。一個戴尖頂草帽的牛倌，騎在一匹兒馬的光背上，用鞭子吆喝牲口，不讓牠們走近莊稼地。這時候，從縣城那面，來了一掛四軛大車。軛轡滾動的聲音，雜着趕車人的吆喝，驚動了牛倌。他望着車上的人們，忘了自己的牲口。前邊一頭大牝子趁着這個空，在地邊上吃起苞米苗來了。

『牛吃莊稼啦。』車上的人叫嚷。牛倌慌忙從馬背上跳下，氣呼呼的把那鑽空子

的貪吃的牝子，狠狠的抽了一鞭。

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這個清早，在東北松江省境內，在哈爾濱東南的一條電車道（汽車路）上，牛倌看見的這掛四馬拉的四轆轤大車，是從縣城動身，到元茂屯去的。過了西門橋，趕車的揮動大鞭，鞭梢蜷起又甩直，甩直又蜷起，發出槍響似的響聲來。馬跑得快了，蹄子踏起的泥漿，濺在道邊的蒿子上、苞米葉子上和電線杆子上。跑了一程，轅馬遍身冒汗，噴着鼻子，走得慢一些，趕車的就咕嚕起來：

『才跑上幾步，就累着你啦？要吃，你儘揀好的，穀草稗草還不樂意吃，要吃豆餅、高粱。幹活你就不行了？瞅着吧，不給你一頓好揍，我也不算趕好車的老孫啦。』他光講着，鞭子却不落下來。轅馬也明白：他只動嘴，不動手，其實是准許牠慢慢的走。車子在平道上幌幌攸攸的慢慢的走着。牲口喘着氣，響着鼻子，邁着小步走。老孫頭扭轉頭去，瞅瞅車上的人們。他們通共十五個，坐的挺擠。有的穿灰布軍裝，有的穿青布小衫。有的挎着匣槍，有的抱着大槍。他們是八路軍的哪一部分？來幹啥的？趕車的都不明白。他想，不明白就不明白吧，反正他們會給他車錢，這就得啦

唄。他是昨兒給人裝样子進城來賣的。下晚落在王家店，遇到縣上的人來僱元茂屯的車，他答應下來，今兒就搭上這十五個客人。不管好賴，不是空車往回走，能掙一棒子酒，總是運氣。

車子慢慢的走着，在一個泥窪子裏渥住啦。老孫頭一面罵牲口，一面跳下地來看。軋轡陷在濘泥裏，連車軸也陷了進去。他嘆一口氣，又爬上車來，下死勁用鞭子抽馬。車上的人都跳下地來，繞到車後，幫忙推車。這時候，後面來了一掛四馬拉的膠皮軋轡車，那趕車的，看到前頭有車渥住啦，就從旁邊泥水淺處急趕過去。因為跑的快，又是膠皮輪，並沒有渥住。膠皮軋轡碾起的泥漿，飛濺在老孫頭的臉上、手上和小衫子上。那趕車的扭轉頭來，見是老孫頭，笑了一笑，却並不陪禮，回頭趕着車跑啦。老孫頭用衣袖揩揩臉上的泥漿，悄聲的罵道：

『你他媽的沒長眼呀！』

『那是誰的車？』十五個人中一個三十來歲的中等個子問。老孫頭瞅他一眼，認出他是昨兒下晚跟縣政府秘書來交涉車子的蕭隊長，他說：

『誰還能有那樣的好車呀？瞅那紅鬃馬，膘多厚，毛色多光，跑起來，蹄子好像不沾地似的。』

『到底是誰的車呢？』蕭隊長又追問一句。

見問的緊，老孫頭倒不敢說了，他支支吾吾的嘮起別的閑嗑來避開追問。

蕭隊長也不再問，催他快把車子趕出來。老孫頭用鞭子淨抽那轅馬，大夥也用死勁來推，車子終於拉出了泥窪。大夥歇了一氣，又上車趕道。

『老孫頭，你光打轅馬，不是心眼太偏了嗎？』蕭隊長問。

『這可不能怨我，怨牠勁大。』老孫頭笑着說，有着幾條深深的皺紋的他的前額上，還有一點黑泥沒擦淨。

『勁大就該打了嗎？』蕭隊長覺得他的話有一點奇怪。

『隊長同志你不明白，車渥在泥裏，不打有勁的，拉不出來呀。你打有勁的，牠能往死裏拉，一頭頂三頭。你打那差勁的傢伙，打死也不頂事。幹啥有啥道，不瞞同志，要說趕車，咱們元茂屯四百戶人家，老孫頭我不數第一，也數第二呀。』

『你趕多少年車啦？』蕭隊長又問。

『二十八年。可儘是給別人趕車。』老孫頭眯起左眼，朝前邊張望，看見前面沒有泥窪子，他放了心，讓車馬慢慢的走着，自己跟蕭隊長閑嘮。他說，康德八年，他撩下鞭子去開荒，開了五垧地。到老秋，收五十多石苞米，兩個苞米樓子盛不下。他想，這下財爺真到家啦。誰知道剛打完場，他害起傷寒病來。五十來石苞米，扎古病，交出荷，攤花銷，一個冬天，花的溜乾二淨，一顆也不剩。開的荒地，給日本團圈去，他又拿起鞭子，幹舊業啦。他對蕭隊長說：

『隊長同志，發財得靠命的呀，五十多石苞米，黃燦燦的，一個冬天嘩啦啦的像水似的花個光。你說能不認命嗎？往後，我洩勁了。今年元茂鬧胡子，家裏吃的、穿的、鋪的、蓋的，都搶的溜光。正下不來炕，揭不開鍋蓋，就來了八路軍三五九旅第三營，稀里嘩啦把胡子打垮，打開元茂屯的積穀倉叫把穀子苞米，通通分給老百姓，咱家也分到一石苞米，隊長同志，真是常言說的好：車到山前必有路，老天爺餓不死沒眼的家雀。咱如今是吃不大飽，也餓不大着，這不就得啦唄？吁吁，看你走到哪去

呀？」他吆喝着牲口。蕭隊長問他：

『你有幾個孩子？』

老孫頭笑了一笑，才慢慢說：

『窮趕車的，還能有兒子？』

蕭隊長問：

『爲啥？』

老孫頭搖搖鞭子說：

『光打好牲口，歪了心眼，還能有兒子？』

十五個人中間的一個年紀挺小的小王，這時插嘴說：

『你老伴多大歲數？』

老孫頭說：

『四十九。』

小王笑笑說：

『那不用着忙，還會生的。八十八，還能結瓜呀。』

車上的人都嘩嘩的笑了起來，老孫頭自己也跟着笑啦。爲了要顯顯他的本領，在平道上，他把牲口趕的飛也似的跑，牲口聽着他的調度，叫左就左，叫右就右，他操縱車子，就像松花江上的船夫，操縱小船一樣的輕巧。跑了一陣，他又叫牲口慢下來，邁小步走。他用手指着一個有紅磚房子的屯落說：

『瞅那屯子，那是日本開拓團。八一五砲響，日本子跑走，咱們屯裏的人都來撿洋撈。我老伴說：「你咋不去？」我說：「命裏沒財，撿回也得丟。錢沒有好來，就沒有好化。」左鄰右舍，都撿了東西。有的撿了大洋馬，有的撿了九九式槍，也有人拿回一板一板的水淋布，我那老伴罵開了：「你這窮鬼，活該窮斷你的骨頭筋，跟着你倒一輩子霉。人家都撿了洋撈，你不去，還說命裏無財哩。」我說：「等着瞅吧。」不到半拉月，韓老六拉起大排來，收洋馬，收大槍，收槍子子，收布疋衣裳，鍋碗瓢盆，啥啥都收走，使笨籬都不叫人留。說是日本子扔下東西，官家叫他韓鳳岐管業。抗違不交的，給捆上韓家大院，屁股都給打飛啦。我對老伴說：「這會你該看見了

吧。」她不吱聲。老娘們儘是這樣，光看到個人鼻尖底下的小便宜，不往遠處想。」

蕭隊長問：

『你說的那韓老六是個什麼人？』

『是咱屯子裏的糧戶。』

『這人咋樣？』

老孫頭看看四圍，却不吱聲。蕭隊長猜到他的心事，向他說道：

『別怕，車上都是工作隊同志。』

『不怕，不怕，我老孫頭怕啥？我是有啥說啥的。要說韓老六這人吧，也不大離。你瞅那旁拉的苞米。』老孫頭用別的話岔開關於韓老六的問話：『這叫老母猪不翹脚^①，都是胡子鬧瞎的，今年會缺吃的呀，同志。』

蕭隊長也不再問韓老六的事，他掉轉話頭，問胡子的情況：

① 形容莊稼長的低小，猪不翹脚就可低頭吃。

「胡子打過你們屯子嗎？」

「昨沒打過？五月間，胡子兩趟打進屯子來。白日放哨，下晚扎古丁，叫娘們把褲子脫光，還得站起來，給他們瞅瞅，真不是人作得出的呀。」

「胡子頭叫啥？」

「劉作非。」

「還有誰？」

「那可說不上。」

看見老孫頭又不敢往下說，蕭隊長也不再問啦。他明白，上了年紀的人都是前怕虎，後怕狼，事事有顧慮。他望望田野，苞米葉子都焦黃，蒿子却青的漆黑。小麥也都淹沒在野草裏，到處都是攀地龍和野葦子。在這密密層層的雜草裏，一隻灰色的跳貓子，慌里慌張往外竄，小王掏出匣槍來，衝着跳貓子，「噹噹」給了牠兩下。把老孫頭嚇的跌下了車子。小王掄起匣槍還要打，蕭隊長說：

「別再浪費子彈呐，用槍時候還多哩。」

小王聽了蕭隊長的話，把匣槍別好。老孫頭上了車，車子又平平穩穩的向前進。到了楊家店，車子停下，老孫頭餵牲口，抽了一袋煙，又趕上道。這會大夥都沒說啥話，但也沒有休息或打盹。老孫頭接二連三的跟那些從元茂屯出來的趕車的招呼，問長問短，應接不停。工作隊的人們唱着『白毛女』裏的歌曲。蕭隊長沒有唱歌，也沒有跟別人嘮嗑。他想起了黨中央的五四指示，想起了林彪同志在哈爾濱南崗鐵道俱樂部裏的講話。他也想起了昨兒下晚縣委的爭論，他是完全同意張政委的說法的：羣衆還沒有發動起來，或是沒有真正發動起來時，太早的說到照顧，是不妥當的。廢除幾千年來的封建制度，要一場暴風驟雨。這不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。害怕羣衆起來整亂套，羣衆還沒動，就給他們先劃上個圈子，叫他們只能在這圈子裏走，那是不行的。可是，事情到底該怎麼起頭？正想到這裏，老孫頭大聲嚷道：

『快到啦，瞅那黑糊糊的一片，可不就是元茂屯？』

蕭隊長忙抬起頭，看見一片煙雲似的遠山的附近，有一長列土黃色的房子，夾雜着綠得發黑的樹木，這就是他們要去工作的屯落。

大車從屯子的西門趕進去。道旁還有三營修築的工事。一個頭小脖長的男子，手提一籃子香油餛子，在道上叫賣。看見車子趕進屯子來，他連忙跑上，問老孫頭道：

『縣裏來的嗎？』

老孫頭點一點頭，賣餛子的長脖男人隨即走開。他走到道北一個小草房跟前，拐一個彎，只當沒有人看見，撒腿就跑，跑到一個高大的黑門樓跟前，推開大門上的一扇小門，鑽了進去。

這人的舉動，蕭隊長都瞅在眼裏。這黑大門樓是個四脚落地屋脊起龍的門樓，大門用鐵皮包着，上面還密密層層的釘着鐵釘子。房子周圍是莊稼地和園子地。灰磚高牆的下邊，是柳樹障子和水濠。房子四角是四座高聳的砲樓，黑洞洞的槍眼，像妖怪的眼睛似的瞅着全屯的草屋和車道，和四圍的車馬及行人。長脖子男人推開的小門沒有關住，從那門洞裏能望到院裏。院裏的正面，是一排青瓦屋頂的上屋。玻璃窗戶擦的亮堂堂。院子的當間，一羣白鵝一跛一跛的邁着方步。賣餛子的人跑進去，鵝都嘎嘎的高聲大叫，隨着鷄也叫，狗也咬，馬也在棚下嘶鳴起來，真正是十分熱鬧。蕭

隊長問老孫頭道：

『這是什麼人家？』

老孫頭往四外瞅了一眼，看到近旁沒有別的人，才說：

『別家還能有這樣寬綽的院套？瞅那砲樓子，多威勢呀！』

『是不是韓老六的院套？』

『嗯哪，』老孫頭答應這麼一句，就不再說了。

這掛車子的到來，給韓家大院帶來了老大的不安，同時也打破了全屯的平平靜靜的生活。草屋裏和瓦房裏的所有的人們都給驚動了。穿着露肉的褲子，披着麻布片的男人和女人，從各個草屋裏出來，跑到道旁，驚奇的瞅着車上的向他們微笑的人們。一羣光腴的孩子跟在車後跑，車子停下，他們也停下。有一個孩子，把左手塞在嘴裏頭，望着車上的人和槍，歪着脖子笑。不大一會，他向一個破舊的小草屋跑去，一面奔跑，一面嚷道：

『媽呀，三營回來啦。』

車道上，一個穿白綢衫子的唧長煙袋的中年胖女人，三步做兩步，轉進岔道，好像是怕被車上人瞅見似的。

車子停在小學校的榆樹障子的外邊。蕭隊長從榆樹叢子的空處，透過玻璃窗戶，瞅着空空蕩蕩的課堂，他說：

『就住在這行不行？』

大夥都同意，都跳下地來，七手八腳的把行李捲拿下來往學校搬。蕭隊長走到老孫頭跟前，給他車錢，親親熱熱的拍拍他的肩膀，並且說道：

『咱們是一回生，二回熟啦，回頭一定來串門吧。』

老孫頭把錢接過來，揣在衣兜裏，笑的咧開嘴，說道：

『還能不來嗎？這以後咱們都是朋友啦。』他說完，就趕着車，上街裏買酒去了。